詩說考略

詩說考畧卷七

海門成　僎左泉著

齊

鷄鳴

尚書大傳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鷄初鳴太師奏鷄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辟也然後少師告質明於陛下然後夫人入

庭立君出朝

按大傳鄭注奏白也蓋奏事之奏非奏樂之奏

也或曰三代之遺聲齊人識之傳既云奏雞鳴

聰有其詩因即以此篇當之者誤也孔疏引大

傳釋雞鳴句當即指為此詩

黃氏日抄古說皆謂賢妃欲其夫之早起誤以蠅聲為雞

聲聯襟云心常恐晚聞其似者而以為真至曹氏始

謂哀公以雞聲為蠅也嚴氏粲之云蠅以天將明乃

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無蠅聲也戴氏云哀公荒淫雞鳴矣乃託辭曰此蒼蠅之聲耳東方明矣乃託辭曰此月出之光耳一以爲賢妃之言一以爲哀公之言未知孰是然讀者且當從古說庶三章之義聯貫

按此詩自以古說爲是周宣王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遂勤政事以致中興齊威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衛之音楚莊王好田獵樊姬不食鳥獸之肉用能佐二君以成聑業盡夙夜警戒賢

內助之相成理固然也若以爲哀公之言章意固不聯貫而於序所謂思賢妃之義亦欠脗合至許白雲集傳小變其說以一章爲夫人警戒之詞二章爲君拒夫人之詞三章又爲夫人答戒之詞要不如皆作賢妃之詞爲直捷

著

呂氏詩記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而先歸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俗

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于著卽昏禮所謂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于庭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于堂升階而後至堂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道婦人故于著于庭于堂每節皆俟之也

按此詩有兩說直兩相反毛鄭謂陳古以刺今故以俟著俟庭俟堂爲親迎之禮李迂仲黄實夫皆從之朱子從呂氏詩記謂篇內絕無陳古

之說故直以俟著俟庭俟堂爲不親迎之證後儒從之者較多余以詩序參之但云刺時但云時不親迎似詩記之說爲勝

逸齋補傳瓊亦玉也曰華曰瑩曰英皆瓊之色光華瑩澈用以爲充耳之瑱素也青也黃也皆統之色以垂瑱者此刺乎不親迎者之服雖儀美而不能行禮也

按毛傳云素象瑱瓊華美石士之服也青青玉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黃黃玉瓊英美石

似玉者人君之服也鄭箋云以素爲充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紞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紞之末所謂瑱也青紞之詩也瓊瑩石色似瓊似瑩也黃紞之黃也瓊英猶瓊華也毛分兩句爲兩義而以瓊華瓊瑩瓊英爲佩玉之飾鄭合兩句爲一義而謂瓊華瓊瑩瓊英卽懸紞之瑱孫毓駁鄭以申毛孔氏正義駁孫以申鄭後儒皆從鄭箋而逸齋說較明暢故錄之至毛

傳以三章為士與大夫人君之別尤爲衍說笠鄭王之皆不從也然王氏謂仁以親之義以帥之信以成之以充耳之素配義以充耳之青配仁以充耳之黃配信則又強作解事異於毛氏無幾矣

東方之日

文選注引韓詩章句彼姝者子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也

闕附本義 東方之日日之初升也謂其彼姝者子顏色奮然美盛如日之升也在我室兮履我卽兮者相邀以奔之辭也此述男女淫風但知稱其美色以相誇榮而不顧禮義所謂不能以禮化也下章之義亦然

按序云君臣失道男女淫奔毛鄭遂以日月喻君臣然詩中實無此意如毛氏以日月喻君臣之盛明固於序所謂失道者不合如鄭氏說以日月不明喻君臣之失道則日出東方明最盛

智愚所共見而以為不明於理尤乖矣惟歐陽
公以日月喻妹子顏色美盛其說本之韓詩猶
為近情神女賦云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
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喻意正與
此同或謂日月皆曰東方昧爽而來初昏而去
履即迎之也履發送之也亦通

甫田

劉向說苑晉文公出亡舟之僑從之反國而爵祿之之僑

不與焉夫文公求之不得終身歸甫田之詩

按此事與左傳不合直謂介之推爲舟之僑偕

勞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曰日有明月有光三年不

（楊子法言）或問治已楊子曰治已以仲尼或曰田甫田者

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朦擿埴索塗冥行而

已矣

按序云刺襄公說詩家遂謂襄公無禮義而求

諸侯霸業卒以無成歷引春秋傳以證之朱子

序辨云未見其爲襄公之詩故泛指爲戒時人厭小務大忽近圖遠者之作范逸齋曰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楊雄引是詩去四字加二字而詩意自明猶孟子引孔子說烝民加二故字一必字一也字詩人之旨洞然明白聖賢說詩不辭費如此蓋惟不泥於事以求詩故能得其意於言外或繫之襄公或不繫之襄公固可以不必拘也至說苑所謂甫田之詩

特斷章取義耳豈以論詩者不可以鑿空而無憑亦不可以執一而不化

敝笱

楊氏詩說 如雲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桓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

郝氏毛詩原解 此詩作於桓公遇害之後故曰爲二國患也

莊公於文姜其子也桓公則其夫也夫爲妻綱如笱制魚子之於母猶曰弗克夫不能制妻則同敝笱耳故敝笱刺夫猗嗟刺子序說各有攸當也

按序云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朱子序辨云桓當作莊劉氏通釋謂桓公十八年不聽申繻之諫必欲與文姜同如齊則姜氏此一行非由桓公不能制而然也及公薨於齊而姜氏返魯莊公嗣位而姜

氏孫于齊未久復返于魯自後姜氏之會齊侯者相望於春秋之策則防閑之說當屬莊公因遂改爲魯莊然毛鄭後說詩家以爲桓公者多矣余嘗論之南山詩鄭箋云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孔氏正義云姦淫之事生於聚居不宜旣嫁始然故知未嫁之前素與淫通也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莊元年公羊傳稱桓公曰同非吾子齊侯

之子也諸家之說蓋以明文姜淫亂非自十八年如齊始且以明如齊之前桓公早知其淫亂耳然則桓公於此時尙不當思所以防閑之而乃與之同如齊乎此齊人所爲惡其微弱也況防閑之道禁於已甚不若禁於未甚序云爲二國患正指十八年如齊之事使桓公能剛以制之不同如齊則拉幹之禍可免而敝笱之詩可以不作矣范氏逸齋以此篇爲文姜之罪狀余

則謂文姜何足道此正桓公之罪狀也

戢驅

毛傳 發夕自夕發至旦

鄭箋 豈弟猶發夕也豈當讀爲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爲

圛圛明也

孔氏正義 愷悌之義與發夕不類故讀豈爲闓易稱開物

成務說文云闓開也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是也

無以悌爲圛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

曰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較之定以爲圛故鄭依賈氏所云從定爲圛於古文則爲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爲圛圛明也上言發夕謂初夜即行此言闓明謂侵明而行與上古文相近也釋言云愷悌發也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闓明發行郭璞又引此詩云齊子愷悌是闓亦爲行之義也

據陸氏釋文引韓詩云發旦也故小宛詩云明

發不寐薛夫子王叔師皆訓發爲旦焦氏易林云夙興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旦夕流連久處是直以發爲旦也鄭箋於發夕不加釋而謂豈悌猶發夕訓曰開明其意蓋亦訓發爲旦非如毛傳所云矣

許白雲詩集傳名物鈔 汶水有二許氏以爲出瑯邪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邱入濰桑欽以爲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曾氏謂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入濰者青州

之汝也今臨潁新開禹之真記汝水東出原山西流過郟蕪襄高汝陽之南郾城之北又西至龍山南分爲四派其南河至郾城南梁山東滙爲大澤其一過許昌北其一經郾亭南其北曰故河同流至壽張安民亭與北濟合北東紫祖徠之陰岱嶽之陽諸山溪淵之水皆滙於汝魯之大川也此蓋專言魯境之汝也

按水經注汝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西南流城

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齊子由歸者也今汶水夾水有文姜臺此爲魯之汶水無疑矣嚴華谷云自從王齊必渡汶水言文姜渡汶水而來其道路平易衆庶往來而文姜翱翔彷徉無恥甚矣舊說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所會考春秋姜氏會齊侯之地禚也祝邱也防也穀也無會汶之事然則水經注所謂文姜臺殆亦道元附會而爲之說者與

猗嗟

范逸齋補傳　終日射侯不出正兮謂其射之有準的也以皮為侯畫以為正三分侯廣正居其一其內皆方二尺射不出正則有準的矣說者謂鵠與正皆禽名鵠即鴻鵠也一舉千里正鴊之省文也方言齊魯以題肩為鴊月令征鳥厲疾釋者謂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鵠高遠而難中鴊健黠而難中故射者取以名其的諸大夫五正中朱次白次蒼次黃

元君外諸侯損元黃大夫士又去白以朱綠爲飾侯之爲義其說不一射義云天子大射謂之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得爲諸侯射不中不得爲諸侯此一說也攷工記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謂命之爲侯而射之者示諸侯有不服亦似此誅伐之也此亦一說也或以爲史記衛青傳斬胡王漢書以胡爲侯又傳記多讀侯作胡爲胡者北戎之總名今射圃必架帮屋轉蓺

爲胡人之狀而射之蓋以其叛服無常服則侯禮待之叛則誅擊之也又取熊虎豹麋鹿豕肝爲飾者亦以其猶視之也

按此論正鵠及侯之義於詩未肯無關偶存之以資博覽齊南山敝笱載驅猗嗟四詩皆爲文姜而作聖人錄之固以著齊襄之惡而發桓莊之醜亦自有不可掩者乃許白雲遂擬敝笱載驅二篇實魯詩聖人諱其惡附之於齊是以齊

無變風則豈詩之篇次直可移易以徇一已之

私哉雖曰春秋爲內諱不得援彼以例此也王

夫之詩經稗疏據爾雅姊妹之夫曰甥以釋甥

字謂猗嗟作於如齊觀社之時指莊娶哀姜而

言義亦可通

魏

葛屨

逸齋補傳此詩以四句爲一章七句爲一章上章言夏當

用葛屨冬當用皮屨且霜降則百工宜休今魏之男子穿糾糾繩緉之葛屨履霜而不退休息未嫁之女宜深居幽閒自治女工而魏之女子以摻摻纖弱之手出而爲人縫裳凡以急於趨利也此由魏君之化使然故下章言裳則有要衣則有襋其君之衣裳也遜而辟之必左其君之容止也以象爲揥皆者所用其君之佩飾也衣裳僅備要襋不用狐錦佩飾止言象揥不及珠玉容止惟務左辟不敢當主皆形容魏

君僩者卑折猶爲儉嗇之故未可爲譏維其中之褊急無德以稱其位是可刺也好人猶言君子詩人以衞之莊美爲碩人以周之賢者爲美人亦此類也

按序云其民機巧趨利故逸齊配入上四句爲一章序云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故逸齊配入下七句爲一章朱子說此詩與逸齊畧同但要之襋之二句仍屬上章訓義稍別好人謂大人亦不專指君言耳爲毛鄭之說者曰好

人女而未嫁爲容好者也服之謂要襋在上可使整治之宛然左辟謂婦至門夫揖以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揥所以爲飾見威儀如是不應使之非禮皆主女言意在迸女手縫裳爲一義也然末二句忽言刺君則似不相屬而強爲牽合矣

汾沮洳

孔氏正義 公路與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

兵車之行列者謂之公行正是一官也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是其事也趙盾自以爲庶子讓公族而爲公行言爲旄車之族則公行掌旄車服虔云旄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其公族則適子爲之掌君宗族成十八年左傳曰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是公

族主君之同姓故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是也傳有公族餘子公行此有公路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則公路即公行變文以韻句耳此公族公行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天子則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周禮六官皆無公族公行之官是天子諸侯異禮也

按內傳所載歷歷可據則公路公行公族之爲

官名明矣王氏以公路爲道以公行爲人君之行非也或曰內傳所載皆晉制且汾水又川於晉則此詩爲晉詩矣曰此特蘇氏朱子疑之之辭也班固地理志云魏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鄭氏詩譜云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是汾水雖出于晉未嘗不及於魏也閔公元年晉獻公滅魏至宣公二年晉始有公族餘子公行相距五十有四年是此詩所言

皆魏制也且晉自獻公并吞而後其俗漸已荒後此詩刺其君儉勤則作在晉未并以前可知也但魏無世家序又不著其時君鄭云蓋履至十畝之閒爲一君伐檀碩鼠爲一君特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爲異君要之閔公前魏國尚存平桓之世自應有詩不必疑其爲晉詩也

十畝之閒

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

呂氏詩記横渠指桑地爲場圃合於古制但又謂魏地侵削外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圃而已則似不然果如是民將何所食乎政使周制果家賦周廛十畝魏既削小豈容尚守古制容或數家共之也況詩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爾未可以爲定數也

按序云其國削小民無所居夫國削則民夫矣未有地亡而民存者也且魏雖削小必無一夫十畝之理毛鄭泥於小序於理未通故蘇氏朱子不從其說而以爲賢者不樂仕於其國之詩李迂仲云詩中言其多則曰則百斯男言其少則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言其廣則曰日闢國百里言其窄則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一夫十畝亦是此類與呂氏之說相爲發明者也至水

經注舉十畝之詩以明其廹隘亦悲言之詞爾

伐檀

漢書王吉曰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矜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于民此伐檀所爲作也

文選注張揖曰伐檀之詩歎賢者不遇明王也

薛君韓詩章句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皆惡不言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焉

蘇氏詩傳伐檀以俟世用置之河干河非用車之處也君

子之處亂世其難合也如檀之於河小人則不然不稼穡而得禾矣不狩獵而懸貆矣君子不得其君不仕小人則求可以取而取之矣

李黃集解　黃實夫曰君子有其功而無其祿小人有其祿而無其功

嚴氏讀詩質疑　按詩序辨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失其旨矣玩詩胡瞻爾庭有縣貆兮爾者指在位貪鄙之人而言詩人美君子之不素餐正以刺在位

之毳餐也若但云君子厲志如此則胡瞻爾庭殊無所謂又伐檀是取興之義非必君子直自伐檀註云賦也亦非是

按朱子孟子註云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則亦用序說矣

徐岳數術記遺 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億兆京垓秭穰溝澗正載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

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億曰兆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甄鸞注詩云胡取禾三百億兮毛注萬萬曰億此即中數也鄭注十萬曰億此即下數也徐援受記云億億曰兆兆兆曰京此即上數也鄭注以數為多故合而言之上數宏廓世不可用

按賈逵唐固注國語皆以萬萬為億韋昭楚語注云十萬曰億古數也今人乃以萬萬為億是

中數之說始於秦漢也此詩毛傳萬萬曰億

箋十萬曰億故孔氏正義謂毛以今數言之

合古數言之詩內諸言億者毛鄭各從其家

碩鼠

呂氏春秋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

註歌碩鼠也

按三齊記載甯戚歌所謂南山矸白石爛者

也不識高註以爲碩鼠何據王符潛夫論曰

斂稅而碩鼠作則又似牽合會事爲言矣

李黃集解　李迂仲曰毛傳云貫事也鄭箋云我事女三歲矣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遷徙此說非也豈魏國之民方事君三歲乎或又謂貫當作戶貫之貫如此則民之來親魏國方得三年乎此說亦非也貫習貫之貫也言魏國重歛三歲矣貫習女之虐政未嘗有恩澤也

按朱子集傳貫習也與迂仲說合或曰魯詩貫

作宦國語曰入宦于吳韋昭曰宦爲臣隸也貫

當卽讀爲宦陸氏釋文徐音官正宦字之誤則

仍與毛傳據爾雅訓爲事者適義矣

唐

蟋蟀山樞

韓氏詩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
童子問

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好樂無

荒良士瞿瞿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蟋蟀但言不可

不及時以自樂而遂相戒以爲不已過於樂乎則是初未必敢爲樂也故國人又作山有樞之詩以答其意而寬其憂然其所謂樂者豈或至於溺情極欲流而不反者哉觀於唐風之所謂樂或不及而失於瘠然愈於過而流於奢者多矣

劉氏詩傳通釋必曰蟋蟀在堂而後曰今我不樂則能不遊於逸矣旣曰今我不樂又曰無已太康則能不淫於樂矣曰職思其外則儆戒無虞也好樂無荒則無怠

無荒也以詩人之克勤克儉所憂所思雖無唐虞君臣之德業而其發於詩者與他告戒之詞同條共貫信乎前聖遺風之遠也宛其死矣而衣裳車馬徒爲他人之樂是其憂遠及於身後其意欲盡樂於生時則雖解前篇深遠之憂而憂反愈深雖答前篇爲樂之意而意則愈遽矣

按序云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

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毛鄭後說詩家雖小有同異而從序者多然亦時有難通處朱子於蟋蟀序辨云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

可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
僖公者蓋特因謚得之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
自娛樂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況古今風俗之
變常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
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
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憂深思遠有堯之遺
風者爲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
又初不爲此也於山有樞序辨云此詩蓋答蟋

蟀之意而貿其變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者故集傳不從其說而說獨爲誹謗輔氏朱子門人劉氏學問淵源出於朱子其說詩皆門弟纂緝傳此二詩發明朱子之旨尤精詳必如是說而後吳季札所謂思深憂遠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耶蓋堅所謂其民有先王遺教思著儉之中念死生之慮者其風俗乃千載如將彼鄰鑑謂農功畢君可自樂十二月當復命農計耦耕

事謂職思其外為國中政令以毛傳職思其外
為禮樂之外鄭又謂國外至四境謂職思其憂
為鄰國侵伐之憂與夫以他人是喻為指桓叔
謀伐晉者皆泥於序說而不得詩之旨者也○
詩傳道釋研究義理具有淵源而徵實之學不
足如注何彼穠矣以齊桓公為襄公之子詩魏
風以魏為七國之魏注陟岵謂毛傳兇出爾雅
後山注綢繆謂心宿之象三星鼎立詩鹿鳴之

什謂上下通用止小雅二南其大雅獨爲天子之樂註節南山謂家父即春秋之家父師尹即春秋之尹氏注楚茨誤讀鄭康成玉藻注以楚茨謂即采齊注甫田誤讀毛傳車梁謂即小戎之梁輈注殷武杜撰殷廟之昭穆及祧廟世次皆一經指摘雖可措辭者宜其爲陳啟源所譏也

揚之水

詩緝子者設言欲叛之人如潘父之徒君子謂桓叔言今子欲着此服於桓叔我將從子往沃以見之則如何不樂乎謂從之即可免禍而無憂也時沃有纂國之謀潘父將爲內應而昭公不知此詩正發其謀以警昭公也至于我聞有命又以見禍至甚迫而不敢以告人乃反辭以見意若眞欲從沃則是潘父之黨必不作此以洩其事且自取敗也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

之其後更六世六七十載廹于王命而後不敢不聽在昭公時晉人豈從沃哉若助桓叔而謀其情則此詩不作可也

全謝山經史問答 刪唐風揚水諸詩序與史記合華谷嚴氏以爲不然攷之左氏則似華谷之言爲是朱子仍依序說蓋華谷後朱子而生未得見其詩緝也先生只爲然否答曲沃自桓叔至武公祖孫之世踰七十年之力而得晉皆由晉之遺臣故老不肯易心故耳是

與附庸之造民而文侯乃心王室之餘澤也詩序史記之言俱謬今以其曲折次之平王三十二年晉大臣潘父弒昭侯迎桓叔桓叔將入晉人攻之桓叔敗歸晉人誅潘父立孝侯由是終桓叔之世不得逞此一舉也四十七年莊伯弒孝侯晉人不受命逐之而立鄂侯是再舉也桓公元年莊伯伐晉而鄂侯敗之乘勝追之焚其禾此事不見左傳而史記有之曲沃悱而請成是三舉也二年莊伯合鄭邢之師請王旅

以陷晉鄂侯奔隨而晉人立哀侯以拒之是四舉也三年晉之九宗五正復逆鄂侯入晉使與哀侯分國而治其不忘故君如此十二年陘庭召翼哀侯被俘晉人立小子侯以拒之是五舉也十六年曲沃又誘小子侯殺之而周救之晉人以王命立哀侯之弟是六舉也於是又拒守二十七年力竭而亡而猶請賂取王命以晉之始得從然則以為將叛而歸者豈其然乎當是時曲沃豈無禮王之徒而要之九宗五正

不可以潘父及歷庭之叛者槩而厤之是則華谷之言確然不易者也故近日平湖陸氏曰素衣朱襮從子于沃蓋發潘父輩之陰謀以告其君使得為防也彼其之子則外之也

按華谷之說發前人所未發許氏宗之王氏而暢其旨如攸序說以為叛晉而歸沃聖人錄詩以垂教當必不登叛人之詩矣

椒聊

范逸齋補傳 以春秋左傳攷之昭公封成師於曲沃乃穆惠公之二十四年至魯莊公十六年曲沃伯爲晉侯蓋幾七十年詩人於昭公之世已知沃之子孫將有晉國非君子知微知彰不能爲此言也

按左傳昭侯立封成師於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旣弱矣其能久乎序所謂君子者殆即師服之儔歟 申培

詩說係僞書語多附會其以此詩爲師服憂之
而作則附會之近情者也蓋此詩但言桓叔之
强而亦寶憂昭公之失國非師服輩不能有此
遠慮矣
羔裘
李黃集解李迂仲曰自我人居居毛氏曰自用也居居懷
惡不相親比之貌究究猶居居也其說以爲在位者
之心既與民異其用使我之民居居然悖惡之色不

與我民相親按爾雅曰居居究究惡也毛說蓋本於此竊嘗疑爾雅之文是亦詩之詁訓也蓋其書出於漢世以居究偽惡未甚瞭然明白王氏曰居居者固而不知變究究者窮而不能通其說之鑿尤甚于毛氏張橫渠曰自我人居居自我人而曼安之也自我人究究言倚我民而察察作威皆怨其反不恤已也其說益迂曲而難曉蘇曰令羔則豹無所施無民則君無所託是以羔裘為喻其說又非也又謂君恃貪

年武公弑晉小子侯明年王命虢仲立緡於晉又明年王命虢仲率諸侯伐曲沃是王為晉而有事之明驗也晉以此征繕不息民皆失所奉致曲沃寶器僖王反受賂命為諸侯非靡盬而何此鴇羽所為作也顧氏謂靡盬二字似新而實確以之解此詩王事靡盬何尤為近情故錄其說而申言之如此

無衣

周學紀問 無衣非美晉武闕周也自僭王命曲沃伯為晉侯而篡臣無所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襲僭之迹也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反爾也

按序云美晉武好謙論非所以為教朱子辨之詳矣董王氏以為出爾反爾亦大段論其理有固然耳何義門乃謂曲沃以庶孽而奸大宗三大夫以庶姓賊臣篡竊六百餘年之建國不得並論則固無類如此較甚矣且以庶孽而奸大

宗亦豈可謂之非篡耶

有杕之杜

朱子集解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

按序云刺晉武公此詩絕無刺意故朱子以爲好賢之詩申培詩說附會以爲晉文好賢國人美之而說者遂謂文好賢而失介之推此爲龍蛇之怨而誌過緜山餓隱授餐無從嗣古爲合

然晉雖不乏好賢之主必求其人其事以實之

則反不如從序爲有據矣

葛生

李黄集解 李迂仲曰葛生婦人其情可謂切矣其義可謂高矣始則謂己之託於夫如葛蒙楚蘞蔓野而乃思其夫不在無以爲謀而又感角枕之粲錦衾之爛以致其情既而又以夏之日冬之夜以致其思造次顛沛未嘗少忘於夫其情可謂切矣末乃言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其義豈不高乎此正唐國風也如柏舟詩

日之死矢靡他此詩曰百歲之後歸于其室亦是無二心也與柏舟無以異然柏舟乃美共姜齊侯之子衛世子之妻誓不再嫁爲能守節至于此婦人居於微陋之中乃能如此可謂難能也

按序云國人多喪鄭箋云喪棄亡也孔疏云或死行陳或見囚虜是存與亡皆未可知也然就詩詞玩之如見節婦誓日之心以爲思生者則其情固深以爲悼亡者則其義益烈末云歸于

其居歸于其室居墳墓也室塚壙也蓋則於從一而終之道矣或謂角枕錦衾其詞近褻不知夫婦之間物在人亡感而思之情之蓋也毛鄭必出為之解曰齋則角枕錦衾夫雖不在不失其祭攝主主婦猶自齋而行事以為齋時見其枕衾而思之則又拘矣

采苓

苓甘者苦苦者甘對則有時而甘有時而苦也

讒人無所不至或因人之所甘而譖之或因人之所苦而譖之或因人之所甘所苦而並譖之

范逸齋補傳　晉獻公好聽讒唯驪姬之事爲最著由詩人之言攷之正指其事也　善爲讒者始以甘言投之繼以苦言動之終則甘苦之言並進國語驪姬始請申生處曲沃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此以甘言投之也繼以夜半而泣曰申生甚好仁而強甚寬惠而慈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行强

於君盡殺我無以一姿亂百姓此以苦言勤之也終則曰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君壽老而授之政而行其欲乃其釋君此甘苦之言並進也申生亦謂狐突曰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獻公果殺申生逐羣公子詩人之言信如蓍蔡不可忽也

按陸氏說李廷仲以爲穿鑿范氏引伸其說頗近事情故錄之玩此詩舍旃舍旃一語极可味

如申生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
而獻之夫肉未有有毒而六日不腐者獻公誠
姑舍之而徐察之則虛實自見矣漢蓋主上官
桀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霍光
專權自恣疑有非常書奏昭帝曰朕知是書詐
也將軍無罪以未能十日而知昭帝察日之久
近以知其臣晉獻獨不可察日之久近以知其
子乎唐德宗以郜國公主之故欲廢太子而立

舒王李泌爭之且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聞一日上開延英殿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無他也德宗從容究之以自太子無他皆獻獨不可從容究之以白太子之無他乎張氏曰含𣩓含𣩓為止謗之法信然

秦

張氏詩 東脩 伯翳之後子孫當夏商之間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商之衰也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火雒

生成及非子孝王邑非子於秦垂宜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宜王命秦仲爲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平王東遷秦仲之孫襄公興兵救周平王賜之岐豐之田列爲諸侯後二十九世而并諸侯有天下

朱氏詩解頤總論　案成與非子本兄弟也成之族既爲犬戎所滅而非子之孫秦仲復敗死於西戎則二戎者周秦世讎也及幽王爲西戎犬戎所殺則二戎又豈非周之世讎歟使平王而有志者則於襄公之封宜策

命之曰戎爲不道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中國爾祖恭仲既被其害矣今又弑我先王是用痛心疾首夙夜不忘今予命爾侯於西土藩屏王室爾其糾合侯伯統率師徒爲予一人討之茍捷有功則圭瓚之錫土田之賜予豈敢愛若是則王畿可以不束戎難可以必除而先王之讐亦可以少報矣既不能然乃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夫岐豐之地興王之地也不惟其土地人民之不可棄抑先王之墳墓在焉宗廟

在諸宮室之美官府之富皆在焉如之何其可委之而去也且先王之封國有常制矣八百里之地封方百里者八以開方計之則又不止於是矣而一旦舉而界之秦雖曰其地已爲犬戎所侵今其自取然秦能取之王獨不能率諸侯以取之乎王而少有越勾踐之志則必不若是恝矣故嘗謂平王之東也忘先王之讎而不報棄先王之土地人民而不恤舍先王之宗廟墳墓而不顧隳先王之典章法度而不守卒

使興王八百里之地悉歸於秦則秦之代興不待他
日而其兆已見於此矣可勝嘆哉
按朱子集傳云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
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
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强毅果敢之資亦足
以勇戰力農而成富强之業今觀小戎無衣諸
詩其義勇之氣見於辭色雖婦人女子皆知敵
愾而無怨心用能報讎復恥以基霸業而王天

下想其所以作新之者亦必有道覩乎王忘殺父之警一旅莫閒殆不可以同年語聖人之錄秦風蓋知周之將亡而秦之將王矣

蒹葭

胡氏詩說此詩毛氏謂刺襄公能用周禮則可以固國如蒹葭得霜露則可用諸家皆因之至伊人鄭氏以為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一邊蓋言其遠也欲求而用之陳氏歐陽氏謂伊人斥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

者疑其迂耳故詩人諷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耳此皆序說愈巧而愈繆如此

按朱子謂序近於鑿胡氏學宗朱子故其說如此朱克升詩經疏義曰秦無尊賢好德之風又無男女淫奔朋友相念而作歟此與朱子集傳說同蔣仁叔五經蠡測以為賢人求道歌咏性情之作則太迂濶矣

鄒氏毛詩原解 周自文武至宣幽國於岐豐民習禮教數百

年矣平王東遷秦據其地攻戰爲事刑殺爲威其民追思太和景象東望河洛有游從苑在之思而秦又以法束縛之所以有阻長之嘆序謂將無以固其國者此也

按朱竹垞經義攷李氏子德說大吉謂秦之封域本周之舊都周家積德累仁流風餘俗宜有存者何至一變而爲車轔駟驖諸詩及讀蒹葭三章乃知周之遺民不忘故主思平王之在洛

所謂在水一方溯洄溯游者蓋指洛陽而言也意亦本之鄭氏箋如此說則不得謂作於襄公之世矣鄭箋云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德教日久襄公新爲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歐陽本義據史記辨之謂自西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而卒至文公立十六年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詩人作蒹葭

之時秦猶未得周地也郝氏李氏以此詩爲處周土之遺民所作則於序所云刺襄公者不得合爲一說然議論精闢視前人從序推衍者義較穩適故並錄之終南序云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勸戒之鄭箋因此遂謂秦處周之舊土其實襄公未取周地也范氏補傳云襄公雖未能自取周地既有王命矣秦之大夫以王命爲重故倂受顯服而美之未免曲徇序說矣

晨風

呂氏讀詩記憂心欽欽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秦之寡恩於晨風權輿見之

按毛鄭泥序忘穆公之業一語遂以上四句爲穆公好賢下二句爲穆公責康公意皆衍說也呂氏但主康公說便覺直捷序說固自不誣朱子集傳云此婦人以夫不在而言與扊扅之歌同意蓋秦俗也然詞旨與扊扅歧合是亦賢者

有始無終之作 嚴思卷曰我我賢者也

無衣

許氏詩集傳 此蓋天子命襄公討西戎時詩西戎乃秦人不共戴天之讎而又有王命興師是以同心疾之謳吟思鬬雖其風俗所致然以義動者人樂為之死亦必然之理也

謝氏詩記 驪山之禍中國之大恥周家萬世不共之讎也讀文侯之命平王君臣已無復讎之志矣無衣一詩

獨稱王于興師凜然有尊天討申大義之意此十三國風之所僅見者乃知岐豐之地被文王之化最深雖世已衰降而忠君親上之澤猶未衰也

按序云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鄭箋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孔氏正義云康公以文七年立十八年卒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

是其好攻戰也故後之宗序者皆以爲康公時詩然此詩全無刺意玩王于興師一語大義凜然其上下一體之意千載如見許氏定爲王命襄公討西戎詩得之金仁山據秦紀云西戎殺秦仲秦仲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召莊公兄弟五人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遂編次此詩屬之莊公何氏楷世本從之謂七千之士從征在行者自相告語云爾然此乃王爲秦

興師非秦奉王命興師也蓋秦奉王命以興師者二襄公之於平王穆公之於襄王是也而要以襄公之功為大犬戎弑幽王襄公將兵救周力戰敗之後以兵送平王徙洛故其民激於公義詞旨慷慨如此乃王夫之詩經稗疏又謂無衣作於秦哀公指楚之僭號以釋王字義似可通然左傳謂申包胥如秦乞師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

衣夫列國賦詩者多矣皆非其人臨時之作安得以此屬之哀公哉

權輿

毛傳 夏大也

鄭箋 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

孔氏正義 屋具釋言文從騶七依祝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

大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鄭不然者詩刺有始無終上言於我乎謂始時也下言今也謂其終時也始則大具今則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若先君爲立大屋今君每食無餘則康公本自無始何責其無終也

按范氏補傳云此詩始終言飲食夏屋渠渠謂康公始待賢者爲具之盛有如夏屋渠渠高廣貌春秋左傳謂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有酒如淵

有肉如坻背人倘以山川比飲食則况以夏屋

不爲過也此葢鄭箋而畧變其說然後儒從王

肅注以爲大屋者多嚴氏讀詩質疑云楚辭大

招夏屋廣大沙堂秀只是夏屋固大屋也

詩說考畧卷七終